不怕失敗，樂於分享

從清大電機男的視角，重看女性藝術的精神

課程：女性藝術　　授課教師：謝鴻均 老師
系級：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三年級
學號：112061134　　姓名：邱晨皓　　日期:2026/6/7

一、前言：一個誤打誤撞的修課者

身為清華大學電機系三年級的學生，從小在新竹長大、高中就讀男校、從國小一路踢足球到大學，這份報告所要談的女性藝術，幾乎是我成長經驗裡最遙遠的一個關鍵字。坦白說，學期初選課時，我並沒有預期會被這堂課改變什麼；我以為這只是一堂可以拿到通識學分的課，跟一個寫程式、踢足球、在新竹長大的男大學生沒什麼關係。

但隨著一週又一週看著謝老師介紹從文藝復興到當代的女性藝術家，我慢慢意識到，這堂課其實一直在對著我的世界提問，只是我之前從來沒有用這個角度，回看過自己。

謝老師在課堂上多次提到兩個觀察。第一，女性藝術家不像男性那樣害怕失敗，所以她們反而能在沒有市場壓力、沒有天才頭銜綁架的狀況下，激發出許多優秀作品；第二，男性藝術家容易害怕被超越，因此不願意分享自己的專業，而女性藝術家相對而言樂於分享、樂於集體創作。這兩句話聽起來像是針對藝術圈的觀察，但對我來說，它們其實精準地命中了: 男校的課堂、足球隊的訓練場、清大電機系的實驗室。

本報告以這兩個命題作為主軸，結合課堂上幾位老師重點介紹的女性藝術家，回看我熟悉的三個男性主導空間，並嘗試以一個電機系學生的視角，討論這些精神對我的世界所帶來的另一種可能。

二、不怕失敗：從 Hilma af Klint 看「不被看見的耐心」

謝老師在課堂上特別介紹過瑞典藝術家 Hilma af Klint。她在 1906 年就畫出真正意義上的抽象畫，比一般美術史教科書認定的抽象之父 Wassily Kandinsky 所公認的 1910 年代抽象作品還早了好幾年；但她生前幾乎沒有公開展出這批作品，甚至在遺囑中要

求作品要在她死後 20 年才能公開。

從男性藝術圈的競爭邏輯來看，這簡直是不戰而敗，你明明搶到了第一棒，卻把它鎖在閣樓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Hilma af Klint 之所以能畫出那批偉大、神秘、不像當時應該長那樣的作品，恰恰是因為她不在乎在當下被認可。她沒有被會不會失敗這個問題綁架，她沒有想要用畫作來證明自己，而是她讓畫作自己存在。

這讓我立刻想到我從小到大的足球隊文化。我從國小就加入足球隊，一路踢到大學，十幾年的球隊經驗教我的，從來不是享受比賽，而是不能輸。輸球之後的更衣室是安靜得讓人窒息的，學長的視線會落在那個射失關鍵球的人身上，沒有人會罵你，但也沒有人會看你。男校的氣氛幾乎是這種文化的同義詞：你可以不及格，但你不能在大家面前承認你不會；你可以喜歡一個人，但你不能讓兄弟知道你在意；你可以哭，但門要鎖好。

害怕失敗其實是一種對自我形象的過度保護。Hilma af Klint 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允許自己失敗一輩子，一輩子沒有人認可她、一輩子沒有人知道她是先驅，卻沒有因此停下筆。對照之下，男校與球隊的我們花了大量的力氣在不要被看見正在失敗這件事上，於是我們不敢嘗試新的位置、不敢練習自己不擅長的動作、不敢說教練我這場讓我打中後衛看看。我們很努力，但我們的努力其實有一半是花在掩飾上。

Hilma af Klint 教會了我作品本身才是目的，被看見只是副產品。願意失敗著做，反而能做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這也呼應了謝老師反覆強調的第一個觀察，當你不再害怕失敗，作品的可能性才會被打開。

三、樂於分享：從 Womanhouse 與 Carolee Schneemann 看集體創作

老師在課堂上分享過 1972 年的 Womanhouse 計畫，以及 Carolee Schneemann 等女性藝術家的集體創作精神。Womanhouse 是 Judy Chicago 與 Miriam Schapiro 在加州藝術學院主持的女性主義計畫，二十多位女性藝術家共同改造一棟廢棄房屋，每一個房間都是一件作品，主題環繞著女性日常的家務、月經、廚房、衣櫥，這些在傳統藝術史上根本不被認為值得畫的東西。

讓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它的生產方式：一群人共同完成、彼此公

開技術、彼此寫進對方的作品、不去爭誰是主筆。這與我在電機系的日常經驗剛好是對照組。

電機系的競爭文化，是很多人不會說、但每個人都默默在跑的一場長跑。誰先學會 PyTorch、誰先摸熟 FPGA、誰先把那篇 paper 讀懂、誰拿到了哪位教授的推薦信，這些都會在一種不能讓對方知道你已經會了、但又必須讓對方感覺到他落後了的微妙距離中流動。和我合得來的同學會私下分享筆記，但更普遍的情況是你問了，對方說我也還沒看，但其實他已經做完了 lab。

謝老師說男性害怕被超越所以不分享，這句話放在電機系幾乎一字不差地成立。一個同學曾經半開玩笑地跟我說：教會別人之前，先確定你比他多會三個小時。我們聽了都笑，但這個笑容裡有一種共謀的尷尬。

我反過來去看 Womanhouse 與 Carolee Schneemann 的工作方式，會發現分享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她們從一開始就不把作品當作排名工具。當你不需要靠作品證明自己比誰強，分享就不會帶來損失。Carolee Schneemann 的身體性表演藝術（如《Interior Scroll》《Meat Joy》）之所以能成為後續一整代女性藝術家的養分，正是因為她願意把自己的身體與方法公開為可以被學習、可以被引用的東西，而不是個人風格的專利。

我很想把這個態度試著帶回實驗室，不是要變成濫好人，而是想試著相信：把我會的東西告訴別人，並不會讓我變少。

四、當 AI 也有性別：從《智慧妻子》看一個理工男的責任

謝老師在五月初的課堂上提過陽明交大出版社引進的《智慧妻子》。這本書問了一連串令我這個電機系學生坐立難安的問題：為什麼 Siri、Alexa、Google Assistant 預設都是女性聲音？為什麼家事機器人普遍被設計成順從、溫柔、不會反駁？為什麼性愛機器人這個產業裡，幾乎沒有反向版本？

從技術面來說，這些都不是巧合。語音助理的女性化是市場研究的結果，但市場研究背後是預設使用者比較容易接受女性聲音的命令角色這個社會假設；而設計這些系統的工程團隊，絕大多數是男性。當一個產業的決策層、設計層、實作層都由同質背景的人組成，他們會自然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觀複製到產品裡，這就是所謂「演算法偏見」最根本的來源。

把謝老師的兩個命題接回來看，這件事其實是雙重的失敗。第一，我們這群理工男害怕失敗，所以在開發 AI 的時候，傾向用女性聲音、順從語調、不衝突的回答，選擇一種最不會被罵的設計；第二，我們害怕被超越，因此團隊組成自然傾向找跟自己相似的人，這讓異質聲音（女性、跨性別、不同文化背景）很難真正進入決策。這兩個害怕加起來，產出的就是一個複製了 1950 年代家庭主婦想像的 AI 世界。

而老師在課堂上介紹的 Cindy Sherman，正是反向操作的最佳範例。她從 1977 年的《Untitled Film Stills》系列開始，用一系列自拍把電影裡的女人、廣告裡的女人、歷史畫裡的女人全部演一遍，又全部拆解一遍。她不是在問女人應該長什麼樣，而是在問為什麼她們在我們的影像中只能長那幾種樣子。

如果我有一天會去寫一個語音模型、一個推薦系統、甚至一個對話 AI，Cindy Sherman 提醒我的事情是：不要急著把使用者預期當作中性的設計依據，因為那個預期本身就是被歷史塞進來的。從這個角度回看，女性藝術的精神對電機系學生並不是外面的事，而是一個工程倫理層次的提醒: 你寫進系統裡的每一個 default，都是一次小小的世界觀宣告。

五、新竹的女性記憶：一個在地長大的人重新看自己的城市

老師在學期後段推薦了新竹市立美術館的女性藝術展，也提到《聽見黑色記憶：新竹油庫的轉生與轉聲》一個關於新竹油庫與在地女性聲音的計畫。對新竹長大的我來說，這是一個有點刺的提醒。

我從小被新竹餵養的敘事是這樣的：竹科、護國神山、台積電、清大、交大、工程師、半導體。這座城市的英雄是一群穿著無塵衣的男性，或者是穿著 polo 衫、騎著腳踏車到公司加班的男性。新竹的女性在這個敘事裡，往往是工程師太太、工程師媽媽，或者完全不在畫面裡。

但謝老師提到的這幾個計畫，正是要把這個敘事翻過來：去聽油庫旁邊的女性怎麼說、去看新竹的女性藝術家怎麼用作品回應這座城市。我必須誠實地說，我在新竹住了二十年，從來沒有想過要去理解這個版本的新竹。

課堂上介紹過的台灣藝術家吳瑪悧也是一個讓我很有感的範例，她不是把藝術留在工作室裡，而是與社區一起完成作品。從《寶藏巖泊匯》到《我們在這裡》，她用

社會參與式藝術讓沒有發言權的人進入展覽。這跟 Womanhouse 是同樣的精神延伸：作品不是用來凸顯藝術家個人，而是用來打開一個讓更多人能說話的空間。

在一個被半導體敘事壓得很扁的城市裡，能有人持續用藝術把另一半的新竹搬上檯面，這件事本身就是不怕失敗、樂於分享最具體的在地實踐。對於從小被竹科敘事餵大的我，這也是一個重新認識家鄉的契機。

六、結語：一個理工男的小翻轉

寫到這裡，我必須承認，期初選這堂課的時候，我抱著的態度是拿個通識學分就好。我以為女性藝術跟一個踢足球、寫 code、長在新竹的男大學生沒什麼關係。但謝老師反覆強調的那兩個命題——「不怕失敗」與「樂於分享」——像兩面鏡子被立在我成長的三個房間中：男校的課堂、電機系的實驗室、新竹的工程師城市。鏡子裡反射出來的，並不全是我喜歡的樣子。

我不會說自己會因為一份期末報告就成為一個更好的男性。但我可以承諾自己幾件具體的事：下一次球隊輸球，我會試著當第一個說這球我沒處理好的人，而不是等別人開口；下一次有同學問我會不會某個函式庫，我會在我會的範圍內，把我的筆記丟給他，不要再演那場我也還沒看完的戲；未來如果我有機會做 AI 相關的開發，我會記得問一個問題：這個系統的預設使用者，是誰想像出來的？

謝老師在課堂上介紹的那些女性藝術家，從 Hilma af Klint 到 Cindy Sherman、從 Carolee Schneemann 到吳瑪悧，她們其實沒有要求男性也成為女性，而是示範了一種被男性主導的世界長期忽略的工作方式：慢慢做、敢做、做完願意給別人看、做完願意把方法留給下一個人。

對於一個從小在新竹男校長大、習慣了不要輸、不要分享、不要被看見正在學習的電機系學生來說，這份示範比任何一份期末報告都更值得帶走。

參考資料

Strengers, Y. & Kennedy, J.（2023）。《智慧妻子：Siri、Alexa 與其他 AI 助手為什麼都是女的？》（柯昀青譯）。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Judy Chicago & Miriam Schapiro（1972）. Womanhous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Tate（n.d.）. Hilma af Klint. https://www.tate.org.uk/art/artists/hilma-af-klint-21900

MoMA PS1（2018）. Carolee Schneemann: Kinetic Painting.

Art21（n.d.）. Cindy Sherman, “Transformation.” https://art21.org/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17）。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得主：吳瑪悧。

新竹市文化局（2026）。《聽見黑色記憶：新竹油庫的轉生與轉聲》計畫資料。